



工农通俗文庫

南海长城

沈雁冰编剧 唐杜群导演



工农通俗文库

南海长 城

編 述 者	沈	留	生
整 理 者	蔣	桂	福
插 图 者	張	楚	良
封 面 图	宋	正	謀
出 版 者	上 海 文 化 出 版 社		
	〔上海永嘉路 25 弄 8 号〕		
	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 078 号		
印 刷 者	上 海 市 印 刷 五 厂		
发 行 处	新 华 书 店 上 海 发 行 所		
經 銷 处	各 地 新 华 书 店		

統一書号：T10077·1091	开本：787×953 毫米 1/32
1965 年 1 月第 1 版	印张：1 1/4
196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	字数：13 千
印数：1-50,000	定价：(六) 0.10 元

出版者的话

为了帮助工农群众和基层干部提高政治思想认识，增长科学文化知识，上海各有关出版社联合编辑、出版这套《工农通俗文库》。

这套文库介绍社会科学、文化教育、自然科学等基本知识和文学艺术作品。文字力求通俗流畅，对比较难认、难懂的字加上注音、注释，有的书还有插图，适合高小文化程度的读者阅读。

这本书根据赵寰(huán)原著同名话剧改编。内容写一九六三年国庆节前夕，一股美蒋武装特务向我广东省沿海地区偷渡登陆，进行骚扰破坏活动，这批武装匪徒刚一登陆，就遭到大南港基干民兵的包围，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，匪徒全部被歼(jiān)灭。故事以民兵连长区(欧ōu)英才和渔民钟阿婆一家人为中心，表现了我沿海民兵和渔民的革命警惕性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每个民兵“在思想上都要有一杆枪”，要按照党的“召之即来，来之能战，战之能胜”的要求，做到常备不懈(xiè)。故事紧张生动，富有现实的教育意义。

一 海上来敌

一九六三年九月三十日深夜里，我国南海海面上，风大浪高，一片漆黑。有一只蒋匪帮的特务船，打扮成渔船模样，在向大陆开过来。他们打算窜上大陆，潜入深山，建立反革命据点。船上有二十六个特务，是蒋匪“广东反共救国军鲨鱼小队”的全体人马。其中有两个特务头子，一个是鲨鱼小队的“少将司令”，名字叫何从。这家伙虽然当上了“司令”，可是，看到一批批派到大陆去的特务，共产党都是照单全救，去得回不得，心里已经在替自己担心，现在是心事重重，正低着头，一声不响。另一个是鲨鱼小队的“上校副司令”，姓王，一只眼，绰号叫“单眼王”。这家伙从前是金星岛的大恶霸，又是海盗头目，一九四九年逃到台湾去了，这次当上了鲨鱼小队的“上校

副司令”，眼看就要回老家，只觉得浑身筋骨舒松，得意洋洋。他拍拍胸脯对何从说：“何司令，你放心。这次行动包在我单眼王身上！这南海一带，四十岁出头的人，哪一个不当过我的部下，哪一个不知道我单眼王！我们只要一登上大陆，嘿，嘿！不要多久，天下又是姓蒋的啦！”

单眼王正吹牛吹得起劲，忽听得一个特务喊：“前方发现一只小船！”直喊得何从的汗毛“全体肃立”。特务又在喊：“小船上在用红灯向我们招呼。”何从连忙从船舱里探出头来说：“靠不住吧！当心中了共军的诡(guǐ)计。”单眼王“啪”地往船头上一跳，向四面一望，没有发现别的船只，就从腰里“唰”地拔出双枪，命令说：“说不定是接应我们的人，把他弄上来！如果不是，哼！我单眼王的双枪也好开开荤！”

不消一刻工夫，小船上爬上来一个人，看见单眼王就喊：“王大爷！”原来这

个人正是大南港的地主卫太利，单眼王的老部下。单眼王逃到台湾以后，卫太利就潜伏下来。这家伙诡计多端，贼心不死，和单眼王一直有秘密联系。今天，他收到秘密电报，知道单眼王要来，就趁着大南港家家户户都在欢欢喜喜地准备庆祝国庆节的时候，偷了一只小船逃出来，去接应他们。卫太利一见单眼王，象哈巴狗见了主人一样点头哈腰，还连忙双手一托，送上一样见面礼：“大爷，这是你当年的那把宝刀，我给你带来了！”单眼王把双枪往腰里一插，接过一看，哎呀！真是自己当年一刻也舍不得离开的那把手杖（丈zhàng）刀，看起来象一根手杖，抽出来却是薄刃（rèn）快口的一把刀。单眼王拿着刀从头摸到尾，说：“委屈你了。分别十几年，你老年生锈（xiù）了吧？”“不，大爷，我已经给你磨亮了。”单眼王“铮（zhēng）”的一声，从手杖里抽出刀来一看，果然雪白澄亮。他举起刀来在空中一

挥，说：“宝刀啊宝刀，此番你正好陪我回去。我要叫那班穷小子拿血来孝敬你！”正说着，一个浪头打来，船一侧，单眼王身体一晃，手里那把刀一斜，险些劈在卫太利的脑壳上。

浪头打过，一个小特务报告说：“离大陆还有二十哩⁽¹¹⁾①。”何从看看手表，命令说：“继续向大南港方向，熄(息xi)灯航行。”大南港？卫太利急忙说：“大南港新近来了不少共军，去不得，去不得！”何从摊开地图，单眼王指着地图问卫太利：“金星岛有没有共军？”“没有，只有那班穷小子组织起来的民兵。”“有多少？”“一个排，民兵连连部设在大南港。”“什么武器？”“杂牌货，弹药不多。”“连长是谁？”“区英才。”“区英才？他是谁？”“金星岛上那个特老太婆的女婿，是个搬运工，当过几年共军，做过上士班长，前年才复员回来。”单眼王“嘿嘿”一笑：“哼！原来是那

① 哩：即海里。

个死老太婆的女婿……何司令！金星岛上只有一群穷小子当的民兵，领头的又在大南港，没啥了不起！我们先登金星岛，绕{rào}开大南港，直插百花山！”“好！先登金星岛，那里有你的老部下，找渔船便当。”就命令全部特务登上橡皮艇{tīng}，向金星岛进发。卫太利把登陆地点告诉他们以后，就随着那只运送特务的机帆船，偷偷地溜到外海去了，准备以后接应他们。

二 节日训女

金星岛是南海上的一个小岛，它和大南港遥{yáo}遥相对，好象南海边的两只眼睛。

金星岛上有一户姓钟的渔民。老妈妈今年五十多岁，身材高大，精神抖擞{dǒu sǒu}。她三十五年前参加过工农赤卫队，斗争过土豪劣绅{liè shēn}。老妈妈

十分热爱解放军和民兵，她大女儿阿螺老早是个民兵；大女婿区英才是个复员军人，现在是大南港民兵连连长；小儿子钟好是民兵班长；媳妇海兰没当干部，是个普通民兵；连去年刚出世的外孙女儿也取名叫“爱兵”。

今天是国庆节，又是外孙女儿小爱兵的一周岁生日，等一会，一家人都要回来过节，所以，钟妈妈今天特别高兴。她四更天就起身，里里外外收拾得干干净净。灶头上铲刀、锅子忙得象在比武，菜刀、砧^(zhēn)板忙得象在打鼓。一切安排停当，钟妈妈从箱子里拿出一面全新的五星红旗，把它高高地挂在阁楼前面的旗杆上。阁楼下面放一张红漆描金的小台子，台子上摆一只电池收音机，收音机里正在播送北京天安门庆祝国庆大会的实况，不断传出“毛主席万岁”、“毛主席万岁”的欢呼声。钟妈妈布置得十分满意，就坐下来一面织鱼网，一面听收音机。

这时候，钟妈妈的大女儿阿螺从大南港回娘家来了。她身上穿着新衣服，头上插着花，背上背着小爱兵。钟妈妈抬头一看，不对呀！阿螺今天为什么面孔铁板，嘴巴翘得好挂二十四只油瓶。阿螺走上来叫了一声“妈”，就把小爱兵抱到里面去了，然后出来坐在钟妈妈对面，一声不响。钟妈妈说：“阿螺，今天是国庆节，又是小爱兵生日，也算是个家庆节，你为什么气鼓鼓的呀？”原来，阿螺自从结了婚，生了小爱兵，退出了民兵队，就渐渐地产生了太平麻痹(bì)思想。她平时对爱人区英才经常出去站岗、放哨，不能和自己在一起，已经很有意见了，今天区英才又不肯跟她回家来过节，她更是憋了一肚子气。现在听妈妈一问，就把这股气“噼里啪啦”都放了出来：“噫！还什么国庆节、家庆节的！爱兵她爸爸本来已经答应回家来过节，忽然来了个区委江书记，说是民兵委加紧训练、备战，国庆

有残余的反革命分子，你还说没有见过妖魔鬼怪？就说：“阿螺呀！你怎么可以说没有见过妖魔鬼怪？远的不讲，就讲我们队里的卫太利，他面上咪咪笑，肚里藏把刀，常常造谣破坏，你难道看不见？”“卫太利？一条小鱼掀(xiān)不起大浪，一个跳蚤(早 zǎo)顶不起被窝，怕他做啥！”阿螺的思想已经麻痹到非常严重的程度，钟妈妈心里很激动，说：“阿螺啊！你不要看这些人点头哈腰的，就觉得天下太平了。三十五年前，我们成立了工农赤卫队，拿起枪杆子，那些土豪劣绅也这么点头哈腰的，可是后来，我们一放下枪杆子，他们就叫你家破人亡，要离子散。他们靠什么？也是靠枪杆子。阿螺啊，江书记说得对：‘我们不光要手上拿枪，思想上也要有一杆枪！’可是这两年你退出了民兵队，放下了手里的枪，却连思想上的那杆枪都放下了呀！这多危险！”“妈，那……难道国庆节英才歇一天都不可以？”“歇一天？我

们越是欢欢喜喜地在过节，蒋匪帮就越是眼红心急！我真没想到你嫁了个老公，就想着‘秤不离砣(tuó)，公不离婆’，把老公牵在身边，叫他也象你一样，心里就只有一个家！你怎么不觉得害羞！你，你这哪象我们钟家的人！”阿螺本来是想在妈妈面前告区英才一状的，想不到反而给妈妈夹头夹脑地批评了一顿，心里更气了：“好！不象钟家的人就不象钟家的人，我走！”说着，立起身来就朝海滩边走去。

阿螺刚刚走，钟妈妈的媳妇海兰值完第一班民兵岗回来了，顺便还捉了几条鳊(昌 chāng)鱼，在手里拎(līng)着。她看见阿螺气鼓鼓地朝海滩边走，连忙喊：“阿姐！阿姐！”钟妈妈说：“别留她，她要走就走！”海兰说：“妈，你怎么啦？阿姐都在揩眼泪了。”钟妈妈一听，倒又有点肉疼(téng)起来，想：我今天的话大概说重啦？再一想：不要紧。对海兰说：“她过一会就会回来的，你看，小爱兵都没有抱回去嘛！”正

说着，阿螺已经在那边叫：“海兰！海兰！”真的在回来了，走近了还对钟妈妈说：“妈，来了一位首长！”首长？钟妈妈抬头一看，果然，阿螺后面跟着两个人。一个身穿淡灰色中山装，手里拎一只公文皮包，象是首长模样；另一个穿的是解放军军装，腰里别一支短枪，象是首长的警卫员。

三 智辨特务

这两个究竟是啥人呢？哪里是解放军，是特务！那穿中山装的就是特务头手何从，冒充是解放军的首长；另一个是他身边的小特务。昨天夜里，一船二十六个特务一登上了金星岛，就把橡皮船藏在海边石头缝里，人暂时隐蔽起来。何从就化了装，带了一个小特务来察看动静，准备弄只船，绕过大南港上百花山去。何从看见钟妈妈，就说：“老妈妈，我们昨天夜里来演习，碰到大风，先在你们

岛上停一停！”小特务马上拿出一封证明信送给钟妈妈：“喏，证明信，这位就是我们首长！”钟妈妈连忙热情招待：“首长，你们来得正巧，我们刚捉来新鲜的鲳鱼，味道真鲜！随便哪一位首长到我们金星岛来，都要尝尝我烧的鲳鱼。你们先坐一会，喝杯茶。”就和海兰进屋烧鱼去了。阿螺忙着端凳、冲茶。

何从本来一上岸心里有点发慌，现在看见这几个人居然热心招待，觉得第一关已经顺利过去，比较心定了。坐下来，接过阿螺送来的一杯茶，说：“这位大姐，谢谢你把我们领到这里来，你也坐下来谈谈吧！”小特务凑上来说：“我们这位首长是深入下层，来了解情况的，你有什么意见，尽管说。”阿螺说：“意见嘛，只有一点点。”“一点点也好，谈谈吧！”“首长，你看这太太平平的日子，爱兵她爸爸为什么还老是要站岗、放哨、巡逻呀？”何从说：“是啊！他叫什么名字？……”“区英

才！”“噢，你，你就是大南港民兵连长区英才的——呃，爱人？”“唉，什么爱人，他是我老公，我是他老婆！他呀！一张嘴就是：‘同志们，我们不能光顾自己的小家庭，不能忘了在海那边还有妖魔鬼怪！’”何从听了心里一惊，连忙问：“什么妖魔鬼怪？”“首长，妖魔鬼怪就是美国鬼子和蒋介石反动派！爱兵她爸爸说：‘他们做梦都想夺我们的江山，害我们的孩子！’”首长，你说，哪儿有那么多妖魔鬼怪呀？”“呃！有，有，当然有，不过，他也说得太大惊小怪，草木皆兵啦！”“不，首长，不是‘草木皆兵’，他说的是‘全民皆兵’！首长，依我说呀！有你们解放大军保护着我们，就算有几个妖魔鬼怪，他们也不敢来呀！那些短命鬼哪有这么大的狗胆。首长，你说对不对？”“对！对！他们不敢，不敢！”何从虽然给她指着和尚骂贼秃(tū)骂得难过，不过，他心里一块石头倒落了地。心想：这个人有眼无珠，辨不出真

假，倒是我们的好帮手。就赶紧说：“大姐，你们家有船吗？”“船？有啊！”“我们想借用一下，到大陆上去！等会儿给你船钱！”阿螺说：“解放军借船要什么钱，不过，船有点漏水，我先去修一修。”就立起身来，准备到海边去修船。

这时候，钟妈妈正好端了一盘鲢(y6u)鱼，拿了一瓶五茄皮酒跑出来，就问：“你们在谈什么？谈得这么热闹。”“首长在问意见。”“你现在到哪里去啊？”“首长要用船，我去把船修一修。”阿螺一边说一边走了。钟妈妈听说要船，心里倒一动：“船？……首长，那你们是怎么来的呀？”“坐船来的！”“船呢？”“出，出了点小毛病！”“噢！……那阿螺的小破船，哪里坐得下你们这么多人哪！首长，等一会我去给你弄只大船来！”何从想不到事情竟这么顺利，连忙说：“那太好了！我们一定重重奖赏……呃，奖励你们。”钟妈妈听见“奖赏”两个字，觉得有点刺耳，就说：“唉，